

# 跋

二曲徵君不以著述顯，而此數頁者，則取近代之孝行，以自刻責，非博名也，非著書以勸人也。而人之有心於孝者，莫不撫卷徬徨，泚流心痛，鈔讀廿有餘年，私念天壤之眾，孰非孝子？若得此篇以為鵠，而反己自鏡，有不愈感動奮發，以自竭其力耶？或曰：二曲先生何如人？而子獨有心於此，得毋偏甚。予曰：反身錄聖賢之業也。二曲集理學之宗也，履歷紀略，則凡攻苦於學者，罔不取以為立德之助。由後觀之，安貧樂道，海內真儒聖主，三聘長臥不起，仁皇帝不能強之起也。事在康熙十七年戊午時年五十有二由前觀之，則鄉曲中之一孝子而已。嗚呼！此即予所以重刻之意也，謂予為偏，奚庸辭！

道光八年，歲次戊子，春正月，驚蟄前五日，敕授修職郎庚午科舉人借補成縣訓導南鄭楊筠謹跋。